

# 十載相伴 落葉歸根

文◎ 梁中英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按照台灣規章，我離教授及齡退休的六十五歲尚有九年，便提早辦妥退休手續，目的是陪同已退休的外子劉俊三返回他的故鄉湖北黃岡。原以為往後的退休歲月將無比閒適，豈料第一次進大陸探親歸來，俊三便被診斷罹患肝癌，從此進入抗癌生涯。俊三生性豁達堅強，雖無法康復，仍勉力支撐六年，至八十五年（一九九六）才辭世。接下去我父親梁實志公開始老人癡呆，我的日子比陪伴丈夫抗癌更難熬。四年後父親故去，尚有高齡母親需要看顧奉養。九十年（二〇〇一）暮春辦完母親後事，我已六十七歲，自認此生沉重的家庭責任告終，真正可以規劃自己的退休生活了。

除了更積極參與我已加入的同鄉會（湖北和廣東兩方面的）及世界梁

氏宗親會之外，我重拾年青時的一項愛好——唱廣東粵曲，並非隨意哼唱，而是在樂師伴奏拍和下認真要求「板正、腔圓、字清、情真」。我多次參加廣州市舉辦的世界粵曲粵劇節，正式登台在行家面前獻出我苦練的成果，曾獲得「不是專業勝專業」的佳評。幾年間我為同鄉會和宗親會的刊物不斷撰稿，還為自己及親友完成三本傳記，覺得舞弄文字正如音樂家的操縱音符和畫家的揮灑彩筆，可以暢快的表達自己深邃的所見、所聞、所思。

參加公益社團因熱心被推選為主導者，工作起來既要出力又要出錢，我活躍到二〇〇八年，原先有限的積蓄已經告罄，我很有自知之明的退居為有榮譽頭銜的會員。也正是這個時候，湖北、廣東兩地的親人多已握有

我給予的「釣竿」，毋需我再授之以「魚」了，因此開始盤算，我七十五歲之後，該幹點什麼來增加自己生命的價值呢？

我有一位比我大五歲的表兄陸景武，是我小學、中學的學長。我自幼長在信宜水口村陸氏外婆家，所以他也是我的童年玩伴。我們不但淵源深厚，來到台灣還是同住台北北投的鄰居以及同在多所大專學校任教的同事。我們雖有親戚間的來往，但個性極為差異，他高調、我低調，他愛吹噓、我講實際，年青時仿如兩道不能相交的平行線，偶而還會有點相互爭鋒的意味。

表兄在台灣辦教授退休，移居大陸的時間比我更早，大陸改革開放，他領得一筆廣州東山梅花村房舍的補償金，以之購買廣州近郊順德碧桂園

的兩個單元，打通佈置成花木扶疏的天健苑（以表兄的字命名）。我來往廣州，得空會去碧桂園探訪他。歲月畢竟能磨平性格上的稜稜角角，我覺得慢慢的我們似乎溝通起來沒有過去那麼窒礙了。

二〇〇八年冬我造訪表兄，他神情落寞，向我傾吐他作為獨居老人的無奈，他說：「我雖有男司機和女傭人的陪伴，卻得不到安全感，有時我還要受他們的氣呢！」表兄四十歲才娶表嫂，婚後他隨即出國深造，夫妻

因聚少離多而在五十歲離異，並未生有兒女，所以一直獨居至晚年。當時我正卸卻一些領導社團的重任，身心甚感輕鬆，不禁萌生陪他一段時日的念頭。老兄妹倆朝夕相對，總不能祇靠聊天過日子吧，所以我們商定我要為他寫回憶錄，方式是；他口述、我筆錄，將素材潤飾為文成初稿，

經他批改，最後由我謄抄出來才是定稿。

二〇〇九年二月，我提著行李來到天健苑，迎接我的是剛裝修過的臥房和書房，簇新的床褥和桌椅。原來表兄十分珍視我的來歸，把前座明亮的兩房全讓給我，他自己去住後座光線較差的廳房。他開玩笑說：「中英住的是五星級，我住的是三星級。」

我們為「陸景武回憶錄」擬定「淵源、成長、淬礪、遨遊、奉獻、桑榆、藏珍」七個篇目，至於其下章節



前座者是陸景武教授

題目，要按照回憶內容再行擬出，預估篇幅將十分浩大。

表兄在六十九歲時在台灣動過開顱切除腦瘤的大手術，多年來還留有雙手微抖的後遺症，加上各種老年慢性病，健康情況相當差，我擔心這麼龐大的寫作計劃是否能及時完成？豈料他回憶的話匣子一打開，又有我這專注的聆聽者在旁筆記，他似乎吃了什麼靈丹妙藥，元氣一下子提升起來，後來不但手不抖，還能攤紙揮毫，以書法自娛。我先前害怕回憶錄完成不了的顧慮一掃而空，我們寫作的速度慢了下來，慢工出細活，直到二〇一四年初，四十多萬字的回憶錄定稿才算完成。

表兄性格外向，以「拓展視野，美化人生」為終身志願，一有機會便想向全世界跑，對於我們那偏處粵西群山中的故鄉廣東信宜原本興趣缺缺。一九九五年他曾以同鄉會獎學金委員會主委身份，代我帶領旅台鄉親團到湛江、茂名兩市頒發獎學金（我缺席的原因是俊三已進入癌末臥床階段）。頒獎後順道返回信宜，這一次留給表兄的故鄉印象是：貧窮落後

、凋敝髒亂，使他望之卻步。後來我連續每年率同鄉親團返鄉頒獎有十年之久，每次邀表兄同行都遭斷然拒絕，令我失望又反感。

回憶錄的第一篇「淵源」和第一篇「成長」不斷出現故鄉往事，表兄和我的記憶力都特別好，能夠追溯到幼童時期。我們談說著、筆記著，不知不覺已牽動起他的思鄉情懷。

「淵源篇」中詳述他父親陸匡文公、胞叔父陸幼剛公、堂伯父陸嗣會公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蹟，他們弱冠之年即正式加入同盟會，從事不惜流血犧牲的民主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陸氏兄弟受命從廣州返回高州策動

武裝起義。十一月十三日革命同志荷槍實彈，高聲喊殺攻佔高州府的道台衙門，隨即宣佈革命起義成功。高州志士槍聲一響，廣東南路各地的清朝官員紛紛抱頭鼠竄，到處揚起革命軍青天白日的旗幟。

中華民國成立，陸



廣東省高州市「孫中山紀念館」



《陸景武回憶錄》

氏三兄弟並不急於求官覓職，反而要進入北京大學完成學業（匡文公主修哲學，幼剛公主修文史，嗣曾公主修法律），畢業後成為國民黨學有專長的菁英黨員。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時他們已受重用，當然其後在黨和政兩方面都一帆風順，得高位而大展長才，被尊為「廣東陸氏三雄」。

回憶錄寫作中適逢辛亥革命的一百週年，即二〇一一年，當時大陸改革開放已有卅年，孫中山先生早已被肯定為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表兄認為可以獨力舉辦辛亥革命高州起義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包含紀念會、座談會和餐會），父輩先人的勇敢愛國精神將

得以表揚。活動的日期定在百年前高州起義的月日——十一月十三日，地點選在高州市，因為我曾告訴表兄，那裡還有一間從未被毀損反而被整修過的「孫中山紀念堂」。為了勘察地點，展開籌備，表兄由我陪同，返回他已睽違十六年的家鄉。

經過十幾年的大力整建，我們的家鄉已煥發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使表兄的耳目為之一新。之前我曾無數次向他推介過故鄉的榮景，他都無動於衷，這一次他自己眼見為實，才知道我並未誇大其詞。在高州享受到高規格的食宿接待，後來順道返信宜，也有星級的酒店可住，連水口村都不像過去那麼破落了。對表兄而言，故鄉已不應再受嫌棄，它已讓他感受到一股正面的吸引力。

高州的紀念活動辦得十分成功，會後我們還編著出一本「辛亥革命高州起義一百週年紀念專輯」，內容有史實、評論緬懷、紀念活動的紀錄和革命先賢的墨寶。二〇一二年，這圖文並茂的專輯出版，表兄以之遍贈親友及有關機構，贏得極高的讚譽，尤其是在廣

州的中山大學。二〇一三年在幾位中山大學資深教授鼎力推薦之下，校方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舉行授獎大會，由校長頒給卓越校友陸景武「傑出成就獎」。同時舉辦「陸景武教授珍藏書畫展」，展出民國初年名人、名家的很多墨寶。不久表兄和我合作的回憶錄定稿完成，僅憑綱要目錄便獲得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的青睞，由他提出申請，取得校方核准，「陸景武回憶錄」由中山大學出版社以繁體字精裝版出版，並納入該校的「學人文庫」。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中山大學在圖書館一間敞廳舉行新書發表會，鄭重推出四百七十四頁的巨冊「陸景武回憶錄」。表兄可以免費拿到幾百本送給故友新知、族親和鄉親。原來祇知其名不識其人的故鄉陸家族親讀過回憶錄後對表兄敬愛有加，紛紛到碧桂園拜訪，懇請他領導族人做一些提升陸族聲望的貢獻。

表兄沒有讓族親失望，親自回信宜水口村，領銜向政府申請收回廢棄的祖祠，好在其上建起輝煌的「陸氏大宗祠」。表兄又看中他故居旁幼剛

叔父所建「梅園」的宅基地，計劃在此獨力建築一間「辛亥革命嶺南陸氏三賢紀念館」，永久紀念他的父親、叔父和伯父。當時他已年逾八十五，二〇一二年及二〇一四年他曾兩度回台灣動手術切除腸癌，健康受損；他又財力不足，按設計師提供的藍圖，預估的建築費及設備費接近六百萬人民幣。我怕他虎頭蛇尾，最後淪為爛尾樓而成別人的笑柄，所以相當嚴肅的勸告他：「興建三賢館祇是你美好的夢想。」

表兄一心一意要築夢成真，開始積極籌集建築費，他賣掉天健苑，得款二百餘萬，加上他在台灣支領利息作為退休金的全部本金以及在大陸的銀行存款，合計起來僅夠建築費的大半，不足的兩百萬得靠募捐。表兄的故交舊友很多，遍及台灣、香港、大陸及國外，但其中並無富商巨賈，祇能量力樂捐。以我個人為例，捐出五萬人民幣，還得分期付款。

二〇一七年五月，在經費尚未籌足的情況下，表兄毅然舉行三賢館奠基開工典禮，他拍拍胸膛對我說：「見一步行一步吧！無論多艱苦我都



辛亥革命嶺南陸氏三賢紀念館主體大樓

不會讓它爛尾。」後來表兄建館的最大力支持來自他僑居美國的胞妹陸景昭，她多次匯來美金，每次都萬元以上。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景武表兄費盡心力興建的三賢館終於落成剪綵，大家可以欣賞到它的堂皇壯觀。

大門樓建得高聳，前面的石刻匾額是著名書畫大師歐豪年題贈的「辛亥革命嶺南陸氏三賢紀念館」，背面是孫中山先生的墨寶「天下為公」，



三賢館一層大廳

進入綠草如茵的庭院，繞過一個噴水池，才是宮殿式的主體大樓，紅瓦配上朱紅大柱，有十分寬敞的大陽台。一層入門是挑高的大廳（可用來開會或設宴），正面牆上高掛著孫中山先生一九二三年親贈陸匡文同志的真跡墨寶「天下為公」，現在它是三賢館的鎮館之寶。大廳右邊是表兄的客廳和臥室，左邊是飯廳和廚房。左右兩邊都有設計精美的樓梯，二樓是四個房間，分別命名為中山室、匡文室、幼剛室和嗣曾室，陳列孫中山先生和三位先賢的文物、資料及墨寶。二樓設有雕花欄杆，可俯瞰大廳。採用的大型豪華燈飾直接從中山產地運來，室外室內的所有佈置令人覺得富麗大氣又雅緻不俗。

表兄興建三賢館，我起初是反對懷疑，後來逐漸佩服，最後竟是崇拜到五體投地。想當年我曾怨恨他吝嗇自私，不肯和我聯袂返信宜做貢獻，現在他驚人一鳴，垂暮之年排除萬難成就如此偉大的事功，與之相較，我過去對家鄉的那些奉獻，竟是不值一談了。

三賢館落成，表兄心滿意足遷入居住，我則返回自己的家鄉大水坡村，入住我廿幾年前為紀念父親梁實志和母親陸師賢所建成的「志賢居」，我和表兄的十載相伴至此告一段落。

表兄感謝我自動來歸，充當他的左右手，相繼共同完成那麼多有意義的大事。他八十歲後尚能如此的老有所為，我鼓勵協助之功不可沒。我則感謝他長年供我好吃同住，處處將我高捧，遇有正式講話的場合，他必要安排我上台說幾句，這是我這小表妹為榮。我自己七十五歲之後與他為伴，的確生活充實，增加了很多人生的價值。

其實水口村陸家和大水坡梁家距離很近，不過廿分鐘車程，表兄隨時用電話召喚，我都能及時來到他身邊

，和我們一起住在順德碧桂園並無太大不同，我以為老兄妹倆往後都可依此模式相處相守，幸福至終。不料新冠病毒肺炎病毒突然向全世界襲來，順暢了卅多年的兩岸交通竟告半中斷，表兄祇好長居大陸，我則滯留台灣，兩人不得見面已快三年。尤其是他腸癌復發，必須接受各種痛苦治療，我不能在旁照顧安慰，更覺相當遺憾。

二〇二一年末，表兄以電話告知，他的腸癌已擴散，痊癒無望，他想到在三賢館庭院的左邊建一座「景武亭」，作為他永遠安靈之所，亭子造價人民幣十五萬元，他已列出十五位（包含我在內）最親密的親戚和朋友，希望每人捐資一萬，將是他此生最大的榮寵。我二話不說，立即給他匯去四萬五千台幣。能為自己這落葉預先設計好歸根的安靈亭，真是莫大的幸福。

今年（二〇二二）五月十三日下午噩耗傳來，景武表兄已安逝於信宜水口村三賢館，享壽九十三歲。說來他是最有福氣的壽終正寢，兩天前他精神清明的離開廣州的醫院，被載返信宜三賢館，讓所有敬愛關心他的族

親晚輩有機會圍在床邊，面聆他的臨終訓示。

五月十八日中午，陸景武博士的喪禮在高雄殯儀館隆重舉行。我從一位表姪孫傳來的視頻中得見；治喪委員會將靈堂佈置得肅穆輝煌，大家記得表兄生前愛花，所以到處都鮮花簇擁，完全符合表兄畢生講求的高規格。哀悼及告別的儀式依序進行，遺體火葬後隨即移靈返三賢館庭院中早已建好的「景武亭」。至此表兄真正是故鄉夢圓，落葉歸根，一切都了無遺憾了！

論斷某人的是非功過，必須蓋棺才能論定，綜觀景武表兄一生，從廿三歲到卅八歲，那麼漫長的十五年，他以至犧牲的忘我方式孝養雙親。他的好學不倦，四十歲才出國留學，修得碩士、博士學位，獲得聯合國觀光專家的榮銜。當時觀光旅遊成爲可研究的學術，就全世界而言，都是一門新穎的學科。表兄學成返台，正值台灣大專學校紛紛創設觀光系或觀光科的時段，他這位既有理論創見又有實踐經驗的觀光學教授當然大受歡迎，而他也真正栽培出一批又一批台灣的

觀光界英才。正是他孝親及好學兩方面的亮點吸引我來到他身邊，請纓爲他撰寫回憶錄。

表兄出身於中國革命先賢的家庭，自幼承受父輩庭訓，培養出熱愛國家民族的觀念。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因改革開放首先撤除台灣同胞入境限制，隨後台灣也在一九八七年撤銷戒嚴令，准許人民申請前往大陸。表兄和我同屬使命感特強的文化人，他剛及齡退休，我則提早九年退休，兩人都是率先進入大陸的台灣教授，我們的目的之一致，都是要影響大陸曾扭曲過的文化，使之正常接軌，不但能傳承過去，還能迎向未來。

我在大陸努力的範圍較小，起初祇限於湖北黃岡夫家及廣東信宜娘家，及後擴展至廣東高（茂名市）雷（湛江市）同籍的鄉親和大陸各省同宗的梁姓宗親，重點是恢復中華民族傳統的優良文化。我在大陸大大小小的梁氏宗親會經常喊出的口號是：「血脈相連，忠孝傳家，興我梁族，強我中華！」其努力目標可見一斑。

表兄進入大陸自許的擔當比我大得多，他以傑出觀光學者的身份到全

國各省的著名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提升宣揚大陸新興的觀光旅遊，使之能推出國門，與世界先進國家接軌，讓國際旅客能到中國享受最美的景緻和最佳的接待服務。經表兄的大力呼籲，廣州的中山大學觀光系得到香港富豪霍英東的捐助，建成一間專供學生實習的觀光酒店，從前台到客房，甚至衛浴設備，一切都達到國際標準。表兄在台灣曾當選就任爲「中華觀光學會」理事長，他利用這層關係最早安排大陸中央級主管觀光的領導到台灣旅遊訪問，更多次組織台灣的觀光學者專家進入大陸參訪，爲海峽兩岸架起順暢交流的橋樑，奠定將來和平統一的堅實基礎。

現在信宜族親已遵照表兄遺願，迅快募款成立「天健文化基金會」，初步募集的款額定爲二十萬人民幣，我率先捐一萬。這基金會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三賢館，務使陸景武教授傾全力建成的紀念館一直保持堂皇整潔，讓所有前來的參觀者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體會到三位先賢和陸景武教授強烈的愛國情操，有所啓發，有所激勵，哲人雖遠，遺範永存！